

觚
鈕琇編

賸
下

進步書
局校印

觚臘續編卷一

吳江鉏 璞玉樵輯

言觚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為義。鑿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為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良鑑奇恣各有專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鵝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為赤髮鬼。易鐵天王。鼴蓋為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敵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寢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畫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晝音獲按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予晝寢晝亦當作晝音話謂施晝於寢也禮諸侯晝寢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圬土牆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為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晝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敘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編纂三評邊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錄其秋燈篇於吳觚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見其人於槃阿空谷之間也其一小築聊成隱衡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斷暎牕花秋月橫漁艇春風響緯車苦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東迴渚鱸魚是舊鄉池菰鮮入餌畦韭剪初香綠樹遮低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晝處漁網挂斜陽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橋喧塵終不染隔市亦非遙其四地僻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種水雁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琴幽帶月聞

溪邊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簾下黃花徑。凝眸直遠天。竹深留雉宿。草暖藉牛眠。豔倚過牆杏。酣垂出水蓮。情唯希種秫。難買傍湖田。其六。流水桃花路。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芰冷侵唇。客見將近少。書成借貸頻。乾坤容嘯傲。我敢任天真。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水歷時予鐵幕封伯。皇朝質其母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項推牛設讌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閭。貌是一身。遠遊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刀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遇死者顧反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偪示坐客。瘢瘍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葬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為其屬。謁張必降階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亡婦樓上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闈。賜錢二百。易麵一斗。將藉為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麪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為無復伸眉之路也。惝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

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為諭。生疾貧之鑒。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為南畿操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順指左右。呼其人來。而肩輿已行。閏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曰刻字店主到。公已忘之。孰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扁宇。筆畫有訛。呼汝令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銀鐺周其身。叱咤盈於耳。晝夜不能食息。逮其還家也。中人之產。已費其半矣。是知慎爾出語。為民上者。尤所宜也。子他日學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既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罕白水題一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迺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惇出必將悰入。白日三竿。即爾室公私畢照。莫謂知顯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玉劍說

中山狼傳。為宋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玉劍尊

聞曰。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捄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即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捄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即有忮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體豐茂。非宋人不能辦。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相謗。遂以為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璧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為鞋。都下傳之。以資溫凜。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蟬娟。便脫紅裳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煙。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蘭次為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膚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孺。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孫崇誥手抄全集。

來。其中有醉隱記。蕭疎醇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曰。去余鄉三十里瀨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寄其情於酒。方其寄情於酒也。沈冥酩酊。嘗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慶吊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為妨於醉也。年十二三。即好讀古書。有志著述。每以為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影響組謂可券取。以為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既浮沈於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輒盡醉。而人亦樂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蔭竹嶼。或杖山烟。或棹水郭。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遺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廻自號其鄉曰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增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憶。以杯酒相醉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仕鑑。即所構樓貌像思焉。曰醉隱樓。歲時陳設漿醴。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酌以杯酒。屬余為記。余維古之以酒為隱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遇時。或才不遇世。竊匿瓶罍。浮泊糟櫟。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真隱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薦不以芰。君子識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

命。中書君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漁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嘆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沉冥酩酊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庶幾所謂醉隱者也。然且未遑也。故樂道其事而記之。

禪諷

留村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蘭次以同譖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蘭次為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蘭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報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勲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為駿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賚以金罍。番禺孝廉黎遂琢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即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蘋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尚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

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豔香染蜂鬚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辨君臣碧簫聲裡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穎額膺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曰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卧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然後可傳若意尚新奇字謀替代一有謬悞遂生訾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村與客坐語適有送姑蘇志者梅村斜睨標題呼童置几略不展覽客頗疑訝梅村曰睹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

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寓目為。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為東乎為西乎。故為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其道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今上親征葛爾丹殲魁係等。大定漠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駿駿六
師烈烈。天子橐鞬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匍匐郊迎。珪組充溢。髦倪抃舞。誠所謂敷
天之鴻休。無前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拔藻彰勳。諸體咸備。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
凱歌數十首。喬皇肅穆。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以雄麗稱者。有海
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亭。仿唐楊巨源體。獻聖武功成詩五言十章。章十二句。尤為
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保年。顯承揚往烈。欽若契真傳。協律姚風奏。恢絃似
日懸。時巡龍馭出。清問鳳綸宣。紫禁桐頻錫。黃壤賦屢捐。巍巍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

敷文凝定命。奮武訖方隅跋扈。三孽披猖蹶。一夫纔當收。猰貐即已靖。旌符海國雲沉船。
天山月挂弧。式圓真有截。咨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淳風叶瑞圖。三章云。正朔通魚海。與圖
拓象胥。豈期遺小醜。尚敢極恣睢。負險營區脫。憑遐樹拂廬。詔曾馳博望。名每竊扶餘。蠶食
侵藩部。鴟張震里閭。安民行一怒。中外有寧居。四章云。帳殿神居迥。戎衣睿處長。韞章珠作
服。鞚玉為章。蓄眾仁無敵。勝殘武獨揚。旌旗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輶運上
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行吉。狂知賊勢微。自違難大祖。遂失虎狼威。乍
遇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倒戈膏染鐸。積甲蘚生衣。路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翫亡可待。早
已決神機。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狄鞮。載驅勤展輶。衆望慰揚靄。傑休陳歌合。蒲萄飲
醻齊。係嬰收乳贍。納賛上文犀。驛絡投青海。欹斜舞白題。垂恩行大眷。天外醒羣迷。七章云。
金錩諧雅奏。玉帳啟高雲。兩屆芳春節。三占絕塞雲。長征輕險阻。勝略重憂勤。駭浪平浮馬。
危峰遠繩軍。枯源泉自湧。凍澤草能薰。瑞應由誠感。羣神仰大君。八章云。大武張皇地。洪勲
赫濯時。山形規聚米。士氣鼓行糜。寇自歸連尹。威猶斬郅支。傾心輸靺鞨。流唱息胭脂。溢路
聯冠珮。充闈擁旄倪。天街迎萬乘。歌舞看班師。九章云。鑿發秦川永。龍回晉水清。睿情周隱
蔀。朗鑒肅彰纓。兵自天河洗。功因月窟成。三農安襟衽。一宿落槐陰。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

平無窮宵旰意。浩蕩及蒼生。十章云。三靈環黼座。萬壽進簫韶。廷集瞻雲頌。衛盈擊壤謠。祖功分櫛沐。天德共鈞陶。銀漢奎章麗。金甌甸宇遙。池闢非舞駿。門闢更詢堯。自昔聞恭已尊光。獨聖朝。韓學士見而歎曰。我輩當焚硯矣。是時上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秩有差。其文書以葉金之箋。韜以文錦之幕。而各鎬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求之。一帙之備。所費多金。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曹娥碑辨

華州王三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事。註云。曹娥墓在上虞。魏武未嘗至上虞。是矣。即蔡中郎避難在吳。亦並未嘗至越也。今按典略云。魏文為世子。經陳太丘墓。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蠶白。思之不解。楊德祖答曰。陳實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絕妙好辭也。與世說新語大異。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之說。必無之事也。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喈。一陳留人。即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固有巧合者。遂致訛傳耳。

家國同慨

元僧雪庵。題三山萬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峰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

江山已屬人。近有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鏗鏘雪花銀。老夫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國之理。雖大小各殊。而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西溟書

姜西溟臨王廙帖。貽余題其後云。王廙字仲將。其書真學元常。草法伯英。廙乃右軍之叔。而傳書法於右軍者也。然右軍雖云出藍。不如仲將多矣。又題余述哀詩後云。嘗怪子美有東郡趨庭之句。而不聞蓼莪之悲。豈遠之耶。得此補之。二意皆前人所未發。西溟逝矣。覽其遺墨。不勝悽然。存此以誌故人之感。

棉村麗句

尚櫟山之子玉藻。號棉村。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京。題其游七星巖詩於素箋。晤余高明官舍。詩曰。誰鑿雲根一罅。開青排古木翠鋪苔。倒籠日月疑無地。深贮烟霞忽有臺。星斗象從巖畔挂。鼓鐘聲向窟中來。浮生如寄幾回到。又被猿啼聒耳哀。余見其丰姿韶令。辭筆超警。廷之根青闇。索觀舊篇。次日以所作來示。片紙零書。琳瑯觸目。咏燕云。雨昏南浦飛偏急。簾捲東風畫正長。茉莉云。枕畔夢回羅帳月。鬢邊香綻玉釵風。紙鳶云。毛骨已輕歸不去。雲霄

雖近到無因。梅花紙帳云。風煙縱少何曾隔。雨露雖多總未沾。美人病云。獨去始憐靈藥誤。
瘦來終愛舞腰纖。夢云。五更酒醒人歸後。三月鶯啼花落時。醒云。重門夜靜梨花雨。孤館春
寒柳絮風白。鸕鷀鵝云。挂當玉樹春難辨。樓向瓊樓夜不知。非神擬西覓者無此麗以則也。

詩聖

古來詩材之富。無若老杜。詩律之細。亦無若老杜。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風蝶勤依紫江
鷗懶避船。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對以板為工也。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竹葉於人既
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對以活為工也。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
以疊韻相對為工也。羈樓愁裏見。二十四廻明。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以岱字自對為工
也。西嶺紛村北。南江繞舍東。以四方合兩句對為工也。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
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以四方分四句對為工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
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以隔句對為工也。老耽詩律細。非即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此之謂詩聖。

脫換法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王。本佛經語。而高季廸悲歌則曰。貧少不如富老。美遊不如惡。

歸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本仲長統語。而陳卧子秋懷。則曰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是知不論何語。一經脫換。便成佳句。格軒嘗稱吳門女子秋風一聯云。清同月色歸深院。冷帶天香入畫樓。其為落葉詩。則曰黃隨寒影埋荒寺。紅帶芳心出御溝。亦善於脫換者也。

樾泉近體

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而國朝之詩。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外。惟何子翬道五七律為可誦也。翬道字皇圖。香山相國之仲子。著有樾巢集。余就其家購得藏稿。選而錄之。其過澹園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古向殘園。末路獨相念。高風誰與言。壁蟲乾有字。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闌。寄匡山石西堂云。武夷廻短棹。廬嶽住高秋。舊路皆紅葉。孤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逼道心流三十浮。家客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明。愧我青尊盡。教人白髮生。溼燈搖草露。涼葉動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銀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莫遣夜啼鶯。重過西園云。幾轉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於好花處。轉憶少年時。紫玉綴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地。空見粉牆時。甘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歸人語稀。竹風喧一卷。蠻

火候雙扉。獨賞興逋遠。冷吟聲漸微。幾時卧空谷。終日抱金徽。過武侯祠。云天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想在茲。魚水亦知能遇主。江山終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發。西蜀偏安計已遯。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悲。春夕云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平林。水邊對月難尋影。樓上看花盡見心。漸老忽驚潘岳鬚。多愁空抱馬卿琴。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柔桑已有椹。日日云。日日悲船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怒潮打鶴猶閒立。深雨迷花尚闌開。曉出不知心所往。夜吟唯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免哀。歸至鐵岡云。舟路蒼茫數里烟。風吹秋思晚淒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瀨船從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菰蘆自古容鷗鷺。怪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菴云。樹裏陰濃畫寂然。濕雲蒸作一溪烟。愁中生計沈杯底。夢裡功名到枕邊。野水流來初落蕊。江風吹起欲吟蟬。逢門若肯停車從經授。俟芭或敢傳。寄虞山嚴伯玉云。零落蒼梧老一村。鄉心空倚夕陽門。路遠盡怨王孫。草地古能淹帝子。魂新藥店中多病債。舊朝衣上有啼痕。憑君莫問平原石。共化寒灰黃葉當秋落。心先覺。水自天來夢更長。四海茫茫身未老。勝遊多感在他鄉。宿準提閣寄陳元孝云。秋深高閣靜中登。一榻山光宿上層。別夢暗迷紅葉寺。病身閒對白頭僧。流螢入雨

能為火。凍濕臨風不化冰。莫怨離憂隔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云。憑高竟日對斜
曠。一片鄉心在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到水中分。廄開山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
聞。便欲忘憂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山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
片松牕晚送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休嘆老無家。斜陽靜對吟邊鶴。淺水閒閒飲處花。心
戀石樓貪獨宿。滿房寒濕月初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片山。朝簪抽罷住人間。憂
時亦為偏安出。避世誰能未老聞。雨凍圓基敲半夜。竹深孤鶴欵重關。舊遊記得西湖月。滿
匣詩題不忍刪。和贈雲美云。上清秋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一笑。柳痕遮
殿惜三眠。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烟。不是人間能買笑。後園辜負落金錢。贈老人
云。望見雙瞳碧幾層。冬殘留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持鑰。十畝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眠社
樹。夜深扶婢點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不敢投君七尺藤。夜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照見潮
生迷處。聞獨鳥半天啼。到水餘霞終夜散為雲。樓邊海氣昏鐘亂。樹裡秋聲落葉紛。西舫有
人歌白苧。寄將紅淚贈羅裳。寄梁藻亭云。幾欲披緺念有親。閉門依舊水邊人。菖蒲作劍難
消恨。荷葉為衣易洗塵。月色此時看灌灌。車聲何日聽轔轔。為誰紅蕊參差落。吟斷空圍一
片春。晝坐云。晝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點。蠅打紙窗時一聲。病後